



斯诺 海德姆对西征红军的采访与宣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等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他们目睹了中国人民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情景，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红军西征期间，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到西征战役的主要战场——宁夏豫旺、固原地区进行采访，开展医疗救援活动。

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在此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的热烈欢迎。1936年8月22日，西方野战军总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李富春、刘晓等领导及各师团代表和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大家虽听不懂，要由黄华进行翻译，但同样受到

与会红军将领热烈地鼓掌欢迎。事后，驻豫旺堡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演讲稿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墙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斯诺、海德姆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西征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积极为广大指战员服务。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地采访。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受到红军和回族群众的真诚欢迎。海德姆在西征前线一边陪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族群众治病，当地回族群众对他非常友好，把他当作兄弟对待，这使他很受感动。海德姆发现回族群众姓马的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相处，便决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上马姓，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斯诺和海德姆与彭德怀同住西方野战军总部院子里，彭德怀给他们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彭德怀还带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红二师政委肖华曾为他安排了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对红

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军的生活作了进一步观察。

1936年8月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邀请，前往驻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长谈了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8月底，斯诺专程到固原七营进行了采访，会见了邓小平。

海德姆全心全意为驻地群众和战士服务。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被毒蛇咬伤，海德姆毫不犹豫地用嘴对着伤口把毒液吸出，而后敷药包扎，使病员脱离危险。他以满腔的热情一边紧张地诊疗治病，一边做调查研究，还到红军各卫生医疗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大量材料。在与西征前线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接触中颇有感受，回到保安后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进苏区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非常欣赏。不久，海德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1937年2月，海德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海德姆加入中国国籍。

(据固原党史网)

宁夏党史大事记（十七）

邢万莹

1937年8月 江苏省淮安县新安长途修学旅行团(简称新安旅行团)一行18人,在校长汪达之、旅行团长刘汝秀(中共党员)、总务干事徐志贵带领下,经包头来到宁夏。他们在石嘴山、平罗、宁夏省城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新安旅行团的到来,使宁夏各界受到新的启发,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1937年10月 日本侵占包头,扶持蒙奸,准备进攻宁夏,占领兰州,威胁西安,包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日本还派遣特务潜入绥远、宁夏进行间谍活动,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建立驯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拍摄照片,收集资料。

1937年10月 中共中央研究了宁夏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李仰南任宁夏工委书记,霍士廉(未到职)、苏文(陆平)为委员。中共宁夏工委的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军占领宁夏,立即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5日 日本从山西省运城派7架飞机,首次空袭宁夏省城。因防空网络和警报系统尚不健全,事先未发警报,加之群众无防空经验,慌乱不堪,伤亡惨重。

1937年11日 李仰南同新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中共三边特委回民工作部部长杨一木等人,研究派人赴宁夏开辟工作问题,经研究决定,李仰南、何广宽、薛天敏、李维钧4人先赴宁夏,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

1937年11月 李仰南、何广宽分别从定边来到宁夏省城,与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高立天等进步人士建立了关系。袁金章、高尚信通过关系,将李仰南安排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将李维钧安排在马鸿逵部队马英才旅任文书;何广宽以卖书报为掩护开展工作。

1937年12日 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和教师薛云亭、涂春林等人开始在校内酝酿组织“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少战团以“爱护中华、赶走强盗”为宗旨,提出“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等口号。

■ 宁夏革命英烈 ■

吴生祯:为宁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

邢万莹

吴生祯(1928—1947年),回族,1928年12月出生,宁夏青铜峡市峡口乡西滩村人。

吴生祯自幼丧父,母亲改嫁,生活困难,读了二年小学。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已算幸运,但终逃脱不了给地主打长工的命运。哥哥吴生贵早已参加革命,1940年,奉党组织派遣回宁夏执行任务,吴生祯缠着哥哥也要参加革命,经商议,全家逃到定边解放区居住。

到了解放区,他们居住在陕北定边县城新华街。吴生祯目睹了解放区人民政府为老百姓办事的真情,干部群众亲如兄弟,不分高低,没剥削、没压迫,人人平等,享有着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解放区的人民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是两个世界。他立志要像哥哥那样,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经哥哥吴生贵介绍,他参加了革命,时任三边专署民族科科长金三寿和宁夏工委负责人孙殿才对吴生祯人小志大的精神非常钦佩。1943年春,他被吸收为定边游击队战士。1946年11月,定边成立了以金三寿为负责人的游击队,吴生祯成为回民游击队一员。

吴生祯在部队努力学习,认真锻炼,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严格要求自己,遵守规章制度,苦练杀敌本领。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但坚持不下火线。1946年4月,在榆林战役中,他英勇杀敌,机警灵活,活捉了敌团长弓长寿。1946年,由连长库连清介绍,吴生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组织决定他回宁夏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扮成小商贩,赶着毛驴,驮上

货物,先后到吴忠、金积、宁朔、中宁县城等地,搜集了马鸿逵部队的许多重要情报。他很重视统战工作,通过亲戚、朋友,做马鸿逵下级军官和士兵工作,鼓励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大部队向延安进攻,马鸿逵也密切配合向三边进攻。他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加紧进步人士。为了继续开展宁夏工作,吴生祯兄弟二人被派回金积镇,遵照三边地委副书记孙殿才的嘱咐以探亲为名,并以“卖兵”方式打入马鸿逵部队内部。吴生贵、吴生祯兄弟俩来到了吴忠堡七乡闫家闸五里坡,住在丁生福开的小商店,以跑堂打杂为掩护,与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而失去组织关系,时任国民党金积县县长的白虹剑取得了联系,将吴生祯安排在马鸿逵补训二团当兵。没想到担任该团团长的,正是在榆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释放的弓长寿。1946年4月,在我军攻打榆林时,由于吴生祯机警勇猛,与全连战士一起,将弓长寿活捉。为了消除俘虏兵对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疑虑,回击敌人的造谣诬蔑,部队领导决定由吴生祯具体负责主管和照顾弓长寿的起居生活。一次,因弓长寿态度不老实,吴生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扇了弓长寿。吴生祯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又一想,弓长寿被俘虏时曾受到过我军的教育,问题的轻重他也会有所考虑。于是,他在部队里大胆工作,很快结交了很多朋友,受到士兵们的拥护,不久便当上了班长。由于他的宣

传鼓动,一些士兵流露出对国民党官兵的不满,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逃跑,这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有人向弓长寿告密。一次在全连士兵紧急集合时,弓长寿到连队巡视,发现了吴生祯,随即密告马鸿逵,吴生祯遭敌逮捕。

弓长寿于当晚对他进行了审讯。

“吴生祯,老实招供吧!你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与谁接头?”弓长寿问道。“我是当兵入伍的,没有什么招供的!”吴生祯坦然回答。

弓长寿恼羞成怒,把吴生祯打得遍体鳞伤。他把我军俘虏他时的优待情最忘得一干二净。敌人用压杠子、上拔筋床等酷刑,对吴生祯进行长达4个月的折磨,但一无所获。马鸿逵将白虹剑召到银川,对白说:“吴生祯是共产党的密探,审讯多次,而不改色,宁死不招,顽固得很,决定杀掉,由你亲自执行。”白虹剑虽然脱党,但那是因为党的组织遭致破坏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所以,白虹剑出于对党的同情,虽经多方营救,但仍未能成功。不过,依照他自己的权力,临行前,他设法让吴氏兄弟见了一面。相见时,吴生祯对吴生贵说:“望你一定转告党组织,我没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唯独遗憾的是没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7年6月25日,在吴忠金积桥西门外,吴生祯壮烈牺牲了。在刑场上,他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旁观的群众无不被这位英雄所感动,他们含泪慨叹。吴生祯为宁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人死了,但他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移民岁月

第四十八期

YI MIN SUI YUE

立志支边半生坎坷 重新起步桃李满天下(二)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志愿支援宁夏的王庆同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58年7月,王庆同面临着毕业的选择,听党的话已经是坚定不移的信念。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念牢牢地根植在他的头脑深处,到西部去、到边远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的追求。那时候王庆同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一群苏联青年在远东创业、为国家作奉献的故事。在追求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代,他志愿到宁夏并如愿以偿,和9名同学一起,告别北京城,意气风发地向尚处在贫穷落后的宁夏进发。

王庆同:我们毕业时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宁夏,第二志愿是宁夏,第三志愿还是宁夏,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去北大招人,宁夏要的人最多,10个名额,我当时就想,哪个省要的人多就说明那里最缺乏大学生,所以没有犹豫就报了宁夏。我们那届毕业生一共90多人,听说宁夏还有个筹备组,是为成立自治区做准备的,肯定有更多的空间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我在宁夏举目无亲,还在地图上找过宁夏。就这样在自治区成立前的两个月,迎来了我们这批毛头小子和年轻的姑娘。来之前对宁夏的落后情况心里是有准备的,但真的到了宁夏一看还是吓了一跳,银川还不如南方小县城,没有一条柏油路,全部是土路,好点的人行道铺了些砖块,有一句话形容银川时是这样说的:“一座城市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其实我们刚到银川时连两幢楼都没有,马路上也没有警察,更没有红绿灯。

从北京出发时充满了激情,火车先到兰州,再转车到银川。宁夏工委对他们的到来很重视,派大卡车去接他们,一路颠簸到了工委招待所。第二天管分配的干部将8名同学分配到了宁夏日报社,另两名分配到其他单位。《宁夏日报》是1958年8月1日复刊的,复刊不到一个月,报社的领导对他们的到来很是欢迎。

王庆同:说真的,宁夏的荒凉让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吃惊。看着眼前的荒凉,最先想到的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本小说。小说里一批青年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去开荒去建设的景象给我鼓励。报到后把我分到工交部当编辑。1958年全国已经进入到了“大跃进”时期,各地都在大炼钢铁,最先派给一位资深编辑和我的任务是到大磴沟报道大炼钢铁。当年整个大磴沟里聚集了几万人,到处是土高炉。我们也是从这个山沟跑到那个山沟,采访炼

铁的农民,发回报喜的稿件。后来想想,炼出的是一些含硫量很高的铁疙瘩,当时就是抬着这些铁疙瘩向上级报喜。

1959年到1963年是王庆同新闻报道的丰产期,有的稿件还得到部领导的表扬,采访、报道的方式也为部领导所肯定。尤其是他的体验式采访和日记式报道当时影响较大。这期间,王庆同对新闻工作的深切感受是:争取参与新闻活动之中,透视新闻事件的本质,抓住新闻过程的细节,才能使报道引起读者的共鸣。

王庆同:有两个报道让我记得很清。银川新城的一个劳模,是售货员,派我去采访(那时报社工交部调整为工商部),这位售货员不善表达,我就跟她一起站了7个小时的柜台,体会她工作中的忙而不乱和热情耐心,写成了体验式稿件,受到欢迎。我们当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50多年后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说“识君工商‘站柜台’”,意思是,在工商部工作时我站柜台那件事使他真正了解了我。还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宁夏日报》要办一个专栏,《十年山河巨变多》,部领导指定我去写一篇。吴忠有个叫沙江滩的地方,原来很荒凉,1959年通了电,抽水开发了1万多亩地,改名为金银滩,我去采访了一整天,临回时有人告诉我,当地有一个农民婆姨会唱歌,自己编的歌颂金银滩变化的歌词,我找到她,她忙着拉风箱做饭,不理我,我就说,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誤你做饭。她一听张开口就唱,回来后写了篇通讯《金银滩》,引了她的歌词。徐世祥后来赠我的诗中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即指此而言。在这些采访中,我的体会是,做一个记者不能拿架子,要千方百计接近采访对象,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稿件丰产,又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对王庆同的工作是个肯定,也更激发了他勤于思索、多角度看问题的劲头。

1960年低标准时,有一次他放弃乘车,从灵武步行穿过崇兴到吴忠采访,为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实地了解支援农业的工业品在商店、供销社、农贸市场的供应情况(作为编辑,王庆同分工负责报道的项目里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故需要了解这些情况)。在这次步行观察中,他还发现,有的地庄稼长得好,有的地庄稼长得不好,一问,长得好的都是自留地,长得不好的是队上的地。他知道,这些不能写成新闻,于是写在给朋友的信里。

(蒿银生 马君武 整理)

转战农垦四十余年的老军工(三)

柳登旺 口述

搞活农垦经济

1978年秋,我调任农垦局副局长。当时的国营农场仍然实行的是单一生产粮食的经营方式,创建28年的农场25年处于亏损状态。既发挥不了土地资源的优势,又不利于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两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十几个农场,走访了近千名基层干部和职工,拜师学艺,终于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经营方针。经过局党委的讨论很快达成共识,于是局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第一步把十几个国营农场划分为粮油、畜牧、林果三个经济区。第二步经营兼顾各自农场的特点,在全系统建起“五朵金花”种植场,10个商品生产基地,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办起了粮油、制糖、酿造、食品罐头、蘑菇、皮毛、奶制品等十大工厂。这五朵金花就是:长山头农场大面积种植红花,红花既是药材又是油料作物;灵武农场种植黄花,又名金針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黄羊滩、暖泉农场,种植葵花1万多亩,是很好的油料作物;在农垦科院所种植玫瑰花,一种名贵的天然香料,是食品工业的添加剂;在黄羊滩农场种植啤酒花,既是酿啤酒的重要原料,还是一味中草药。经过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完全切合农垦实际,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从小离家参军,没上过什么学。后来到了部队也只上过扫盲班。从打仗到生产建设,我始终认为没有文化和专门知识是不行的。在前进农场,为了搞懂作物生长发育各个时期的特点,经常夜里钻进地里观察作物生长,并在作物上画上标记,积累知识和经验。为了弄懂土壤学,抽空跑到农艺师的实验室虚心请教,和农业科技人员一起,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里搞实验。我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上,尊重科学,狠抓备耕、播种和田间管理。同时,改人工播秧为大面积机播,抓住农时,合理施肥,当年粮食产量就翻番了。

当会说话的领导

在农垦当了一把手后,有人这样评价我:“干事在点上,说话没废话。”这可得益于几十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总结。我要求下属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文化要会说话,没有文凭要有水平。”其实这也是我一生追求的座右铭。

会说话,我在农垦是出了名的。每次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然后自写提纲,总是用生活中的形象事物和语言表达出来。让人轻松听懂,耳闻难忘。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来宁夏视察,一连几天看上去都表情严肃,按计划下一行程该到农垦了,地方领导多少有点担心。在陪同这位中央领导视察的过程中,领导走到哪里,我就详细介绍到哪里。一些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包括一些很专业的问题,都一一说得清清楚楚,不时还加些诙谐幽默的段子。结果中央领导听了以后都十分高兴,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称赞我能干会说,是宁夏农垦的“活字典”。

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来宁夏视察工作,我在平吉堡介绍奶牛如何养得好,一五一十把“荷斯坦”奶牛的产奶数量、质量及发展规划详细介绍。乘着中央领导高兴,我顺势说:“总书记,您看也看了,我也给您汇报完了,就这个牛产的奶您能不能赏光品尝一下?”那天天也热,江泽民总书记说:“行行行。”江泽民总书记来宁夏视察,喝了我们平吉堡奶牛场出产的酸奶。这可是活动里没安排的项目。

还是那次视察,我记得是1991年6月19日下午4时,江泽民总书记来沙湖,那天天气很好,游艇在湖中行驶时,居然有鱼蹦到了船上。我就说,总书记,今天连沙湖的鱼都欢迎您呢!总书记高兴得很,事情就是那么的凑巧,连鱼都来凑热闹,沙湖的旅游名声在外,不红也难。当船行进到湖与沙之间时,我一时兴起,随口向总书记作起了广告:“贺兰山下一明珠,塞上江南是沙湖。有沙有水又有芦,南北风光在沙湖。南方有湖没有沙,西北有沙少连湖。沙湖有沙有湖还有芦,万亩荷花伴沙湖。欢迎江总书记视察沙湖。”江泽民总书记听了连声称赞我说得好,随后亲自为沙湖题了字。

我这个人,一辈子当了7年的兵,打了5年的仗,剿了2年的匪,办了43年的国营农场,再啥也没干。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